痧痘兒科專家徐麗洲醫士
寓[illegible]南街北唐家弄口 電話四二一四六號

樊袁修短譚

(莊非)

不佞嘗讀諸史儒林傳文苑傳、每見先代積學之士、往往其年壽與著作俱高、不曰壽至九十餘、即曰享年八十幾、漢朝之伏生轅固、固無論矣、即前清之諸大經學家、文學家、亦多八九十以上之人、居嘗研究其故、晉積學之士、讀書愈多、見道愈切、一切富貴功名之事、固不足以攖其心、即人世之悲愁煩悶、亦可泊然置之、孟子所謂不動心者、誠非學養俱優者、不易臻此也、近代文學家年逾八十者、以不佞所知、僅有馮蒿庵(煦)吳倉庵(昌碩)及最近逝世之樊雲門等數人、其他年登六七十者、舉國已以爲魯殿靈光視之、至後起之輩、往往不逾中壽、袁寒雲年四十二、即一病不起、可以證也、或謂前輩稟賦特強、後生骨幹脆弱、故前輩多老健、而後生多夭折、此亦不澈底之言、要之、前輩敦尚樸素、學問而外、無他嗜好、即如雲門老人、雖嘗奔走聲色、然不過逢場作戲而已、至於婦人雅片、日日伐之之事、老人固無有也、今之少年、初學詞章、便工綺語、以狎邪爲跌宕、以蕩檢爲風流、卒之沉淪慾海、酣醉情場、元氣既亡、大命立盡、千秋萬歲、既不與作者之林、落絮飛花、復多貽身後之累、觀於樊老與袁二、可以憬然悟矣、

許于讓座記

(曉鏡)

陝西賑災會、於三月二十九日、下午六時、假座市商會、公宴各業團體代表、籌募捐款、監察院長于右任氏、以陝籍關係、亦被邀請列席、國府賑災委員會主席許世英氏、則以事關賑災、亦親自出席、兩老均準時到會、而國人積習難改、宴會時間、常視爲定時刻、延遲半小時至一小時、故先到賓客、均在二樓會客室暫坐、互相談天、于許兩老、亦欵然晤對、各佔沙發椅一座、抵掌縱談、未幾、于老因招待他友、離座而去、少頃復返、則原座已爲他客所佔、不復猶坐、許老見狀、急起讓座、而于老固遜、表示不敢、始而相讓、繼而互拉、許老則用力猛拖、于老亦用力堅拒、相持至五分鐘以外、結果、于老仍不肯就沙發、許老亦祇得放棄沙發、另坐他座、繼續長談、當兩老互相推讓時、厥狀甚趣、一長一矮、一胖一瘦、一長髯、一短鬚、無不相映成趣、而一進一退、一拉一避、扭作一團、往來回旋、尤宛如舞台上之演三拉、四座賓衆、見兩老如此謙讓、咸歎服其彬彬多禮也、

長物謎語(五)

(長物)

結實 時人名
夔臣無恙耶 時人名
當塗兆已呈 時人名
汨泇之地多男(捲簾) 時人名
漫藏誨盜(蜂腰繫鈴) 時人名
五木術通盤 時人名二
此中有人 時人名
徐陵 時人名
佳偶得雙鴛 時人名
肥義(戰國人名)(求凰) 時人名

□上期謎底

(一)戴傳賢 (二)熊希齡
(三)張學銘 (四)陳儀
(五)林常盛 (六)孫科
(七)吳山 (八)葛雲龍
(九)戚翼翹 (十)富占魁

樊山與其雲史詩

(珊珊)

去秋訛傳樊樊山死、楊雲史撰詩十二首哭之、載之虞山某報、於是他報詩社、展轉錄登、既而知樊實未死、雲史大窘、乃作書直告樊山、且附原詩而負荆焉、樊笑語人曰、我死已三次矣、蓋辛亥年及某歲、皆有斯耗之訛傳也、今樊死既已證實、海內詩壇、頓失盟主、中國之大、繼起者何人耶、說者謂此後繼樊山者、非雲史莫屬、其詩派雖不同道、而其才華聲望、名滿寰宇、則幷駕樊山、至雲史風節清奇、志行高潔、其受人崇拜、或有過之、日樊山近年頹唐、七律詩外、概不落筆、險韻僻典、詞之思竭、楊則精力彌滿、不事飽飣、以氣骨性情勝、讀之動色驚人、故未來之牛耳、咸屬望於雲史、平心論之、贍博陸離、楊不及樊、至元氣渾論、天籟磅礴、則樊不及楊、蓋樊山才而富于強記、雲史才而富於性情、樊山如針神、雲史如天衣、以詩品論、樊爲名家、楊實大家、品出樊上、假以歲月、自無限量、余言或不謬歟、

精裝

慾海柔腸記

是書爲春繭生第一部得意傑作、敍述人慾橫流、社會黑幕、中有劣紳土豪、學閥惡婦、種種秘史、皆描寫十年間海上事實、非齊壁虛構者可比、全書五十萬言、精裝用道林紙印一巨册、甚爲美觀、實售大洋二元四角、平裝四厚册、加贈錦匣一只、每部實售大洋一元八角

◎特約經售處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◎

體育家左擁右抱

(橫戈)

婦女照片之披露於報端者、昔多爲諸青樓中人、而閨秀名媛、實不與焉、年來時移世變、娼伎既爲革命勢力所不容、而其芳影、亦不復爲報章所重、代之而起者、則爲女學生女體育家之流、故擅攝影術者、大都追逐於女學生女體育家之後、取其芳影、刊登報端、藉爲牟利之具焉、某報圖畫附刊、每期登載女學生女體育家等照片、較其他畫報特多、其署攝影名者、則爲陳某、陳本爲粵之海南人、挾體育家名義、喜投身脂粉叢中、名爲充體育教授、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也、陳既以體育爲接近女學生之工具、又以攝影爲聯絡女學生之利器、故女學生之意志薄弱者、每多被其誘惑、有於學校或體育場以外、見陳與女學生之行動、謂每有左擁右抱之舉、亦庠序中之奇談也、

我所曉得的袁寒雲(一)

(鳳凰)

誰不知道這位袁寒雲先生、是個文壇怪傑、宦海奇人、既可以算骨董收藏家、又好算骨董大掮客、至於二次蒞滬、由米老二(占元)去搜了個江北老頭子姓張的出來、投身青幫、做了嘉海衛幫頭的大字輩、又搖身一變、變成一個白相人了、可惜他有錢不善化、反而想藉了這「三」等家法、幫規十條」來撈些零用、像您這種准準少爺班子、小開牌頭的角色、要說「打溜混日子」過了、叫咱們這般家無一担、身無一擔的抱筆流氓、眞正光蛋的用場 派到那一等人身上去、現在他故亡啦、吾腦子內、似乎有點感觸、把吾所曉得他的一段軼史寫出來、估本報披露、吾算是憑弔他的一篇哀悼文)不過下面所述的幾則、是人家說吾聽的、在吾算是珍秘軼聞、或者已是盡人皆知、早經人道的了、亦未可定呷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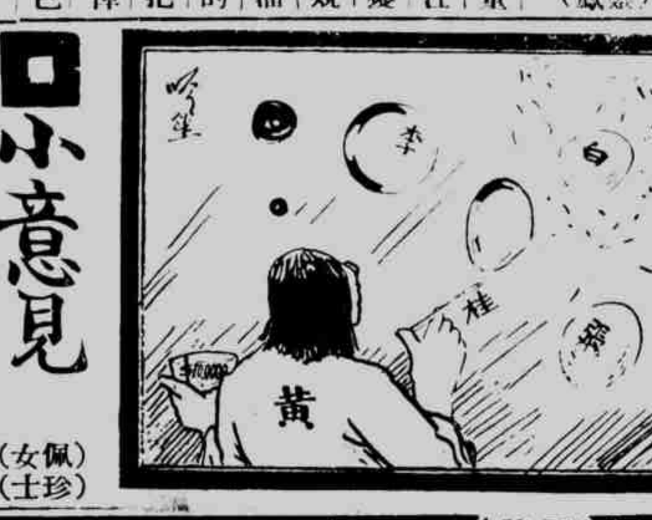
寒雲的生母、乃是朝鮮閔氏、他出世未滿一百天、就把生母刑剋掉、由袁慰亭的四房姨娘姓周的、把他撫養成人、(據云、這周姨娘、窰子內出身、還是袁世凱在吳長慶營內當文案、拜張季直做老師時候、攀爲相好、周姨娘臉子並不漂亮、不過手內很有錢、而且坑工獨一、她的牌名、好似叫周什麼春、不許細了、老袁跟她落了水、拚命鞠躬盡瘁的報效、她愛上了他、(他的牠)故而也不惜金錢、供袁揮霍、並且代向李鴻章左右親信方面運動、未幾、就得駐韓欽差的任命、最希奇周孃不曾就跟袁、直至後來袁任了山東巡撫、周纔正式嫁給袁、因爲年紀比袁大好幾歲、故稱爲老姨太、而且一晌寄居在天津、爲着以前資助關係、連袁慰亭于氏等等、都見着這老姨太、有三分忌憚的、)後來寒雲娶了劉夫人、老姨太本想不問他的信了、反劉夫人、與寒雲那種做人、簡直不是一回事、自己收服不住他、故去要求老姨太、依爲當家、千定不要放下來、幸虧劉夫人有見識、目下得保牢一半產業、不然是、眞要弄得一塌糊塗的、

小意見

(佩珍女士)

□謹以獻諸筆桿同志之前

言書法者忌匠字、言畫法者忌匠派、言刀法者忌匠意、文獨可匠乎、衣冠不正曰流氓式、行止不檢曰流氓化、談吐不雅曰流氓語、文獨可氓乎、方今文字之能幸免於匠與氓者、難矣、蓋文不能不有腔調、油腔滑調則氓矣、文不能不有助語、浮煙漲墨則匠矣、近時馳騁於小報文壇者、文言白話、精采固多、而不幸流於匠與氓、亦正有人、大抵提筆信手、出於不覺、而稿成即了、不復加以研究、非必有意求匠求氓也、試問『精天下之大糕、荒天下之大唐、倒天下之大霉』此一類助語、可以濫入於文乎、『莫名其土地堂、滾他的媽』此一類腔調、可以常出諸筆下乎、以爲新奇、則非新矣、以爲風趣、則無趣矣、此誠小節、願能文者、竭力避免之、



百豔詞

(四)(調寄憶江南) (十牛)

湘人某、已有婦矣、因婦識某女、惑之、託言赴平就學、挈女俱、嗾女離婚而與之偶、女入校、移情於同學某、走沽上某屢殉遇救、乃以書達女、歷述往事、書凡數千言、然我得我失、天道好還、不能責女也

同居好。影事未模糊。風雨聯牀新嫁婦。星宵渡海舊羅敷。依樣畫葫蘆。

樊訃書後

(雲郎)

樊山傳去、海內震悼、偶於友人案頭、讀樊宅訃告、有……十二月十一日、晨起便溺、以手舁扆、翻墮床下、家人未起、疾呼無應者、輾轉地上、復忍痛攀扶上牀就臥、……疊腹中微餓、扶杖書室後檐、進酥糖數片、食未罄、忽後仰痰壅、雙目緊閉、口角歪斜、中風不語、……口張氣喘、痰聲如鋸、……至二十五日午、汗出如油、兩頰微紫、晚間汗止、痰猶咯咯、……痰聲已止、而神氣漸索、暮至亥時、氣盡身冷、……』云云、蓋常人訃告、多攝述其先人德業、而於病狀、則略而不誌、良以哀痛之餘、又何心援筆直書、其所親臨終慘象也、樊山德業、炳耀海內、固有足書者、今適別闢蹊徑、縷述老人之死況、愚讀『以手舁扆、翻墮床下、家人未起、疾呼無應者、輾轉地上』諸句、輒掩卷不忍卒讀、不知其所謂家人者、又何忍援筆直書、不少爲諱也、或曰爲老人哲嗣早世、其文孫年稚、捉刀撰訃者、或有深意存乎其間、是則非愚所敢知矣、

□辛未花朝前一日、夏宜滋先生約飲佳茗、座有林屋疑始、月旦諸先生、書此志謝、並索大可先生和作、

荷清梅澹水仙新。(茗泉取汲於此、)留得花香味始眞。淨几明窗閑裏趣。石泉槐火夢中因。清談直欲傾名士。(謂林屋疑始諸君、)深致何妨屬雅人。贏得紅情(宜滋先生善製藕絲印泥、名重一時、)兼綠意。應教鴻漸讓茶神。(隻園)

陳獨秀印度學佛

(飛猨)

陳獨秀由五四運動以至民十六國民革命軍到上海之初、可謂爲全盛時代、蓋一則爲新潮之領袖、一則與汪精衛發表國共合作宣言、皆烘動一時也、陳第一次被社會攻訐、爲民十由北京蒞廣州時、倡共產之說、粵人稱獨秀曰毒獸、但陳於民十三國民黨容共時代、與李大釗等、到粵出席國民黨改組大會、粵人竟無敢非之者矣、陳第二次被社會攻訐、則爲民十六國民黨反共之後、當時通緝共產黨重要分子、陳名乃列於首、今則陳復被共產黨攻訐、斥爲取消派、第三國際、亦將陳開除黨籍、遂使陳不容於國、不容於黨、即欲爲第三國際作走狗、而狗主人亦不相容、讀章孤桐之雙杵記、彼獨秀山民、昔何其純摯有爲、今何其狼狽涼倒、一失足成千古恨、可以持贈陳矣、數年以還、陳銷聲匿跡、良不知其所居、惟邇聞陳以無地立足、已往印度森姆拉研究哲學、繼而學佛、陳自言年過五十、已屆槍斃之年、生也何樂、死也何懼、不生不滅、此之謂佛云、其言殊哀、其實年登五十、斯知四十九之非、而陳則以爲五十之年、適當槍斃之歲、其殆仍不脫共產黨打倒五十以上腐化分子之口吻、此而學佛、未免大犯殺戒、窮途末路、語無倫次、回憶由五四運動以至民十六共產黨飛黃騰達之秋、陳之命運、適與今成反比例也、

百花生日

(近春)

昔人詩云、「三月正當三十日、風光別我苦吟身。共君今夜不須睡。未到曉鐘猶是春。」今國歷三月三十日、爲廢歷二月十二日、撫今思昔、因有此作、(隻園)

剛及未光半。俄驚節序更。不圖送春日。竟是百花生。

百花生日日。何故不標紅。(向例二月十二、以紅箋標花木、藉志慶祝、)道是行新歷。今年大不同。

我勸吟詩者。今宵睡到明。翌朝三十一。夜半聽鐘聲。

懊惱是東皇。鶯鶯燕燕忙。清明猶未到。花信費平章。

周佛海昇皖教廳長

(英俊)

皖教育廳長程天放、辭職離皖後、皖省教育、幾無人負責、在半月前、京中曾盛傳周佛海氏、將繼程任、緣周與皖主席陳調元、交甚莫逆、彼此素有往還、上次陳在京中、謁蔣主席時、曾云、皖省教廳一席、不可長此虛懸、周君佛海、學識優長、人地兩宜、倩其主持皖省教育、必能勝任愉快云云、蔣主席聞語、未置可否、僅唯唯而已、以此、京中遂盛傳周將外放、但迄今猶未見明文也、據京友云、此事已另有變化、蓋蔣主席對周長皖教廳、本可贊同、惟周追隨蔣主席多年、極爲倚畀、深不願其遠離、因是乃將此案擱起、目下皖人反對空氣甚濃、驅陳救省團、又四出活動、皖省府地位、尙在風雨飄搖之中、故皖教廳長問題、自亦隨之而歸岑寂、大致須俟反陳空氣和緩、政局安定以後、皖教廳長始能發表、然將來是否仍提周佛海、此則未能逆料耳、

江灣路上之鬼門關

(宇宙室主)

閘北江灣路、爲淞滬鐵路火車必經之處、自該路改用蒸汽車以來、每日往來車輛次數、較前增加兩三倍、而闖禍之事、亦視前爲多矣、最奇者、出事地點、每在持志大學左近、因此人每呼持大門前一段鐵路爲鬼門關、日前、記者適有事於江灣、所乘公共汽車、方過持志大學、忽聞羣衆呼喊之聲、亟探首窗外視之、則見一年邁半百之老嫗、已輾斃於無情之蒸氣車下矣、時方午後二時、陽光照地、天氣晴明、且左近交叉道之鐵柵門已閉、以待淞滬汽車之經過、則凡屬行人、均應裹足不前、而彼嫗乃思冒險越過、竟致斷送其性命、其愚可笑、其情可哀、意者、持大門前、果有所謂鬼門關耶、

花影鐙痕

(四十八) (拂雲生)

第五回 花好月圓神僊眷屬 珠香玉笑天女散維摩

次日早起、寒熱是退了、人還是不興、抬起頭、就覺重、將電爐子移在床邊、燉了一杯清茶、慢慢的送了幾塊牛奶餅干下去、只聽樓梯上隆隆的一陣足音、紅葉縐眉、想不得了、大概主人婆又拉了女運動家來探病了、抛了茶杯、趕緊翻了個身、門上已一片聲卜卜彈着、接着有人嚷紅葉紅葉、探病的來了、紅葉一聽、是劍龍的聲音、一骨碌坐起身、眼前猛的發黑、扶着床架、定了神、才過去撥開司潑林鎖、只見劍龍豔雲、雙雙挽着手、每人手裏捧着叢康立興、紅葉道、啊喲、何老板……、啊、密昔司李、也來了、請坐請坐、我病了兩天、房裏實在太髒了、何老板不要見笑、豔雲格格笑道、顧先生、不要跟我客氣、見笑的人在後頭呢、劍龍將紅葉一扶、扶到床邊道、昨天想不曾吃東西、今兒氣色很不好、你躺一會、我來送點探病的禮物給你、紅葉笑道、也沒有什麼病、你們倆還巴巴的送起花來、請你將瓶裏的月季換了罷、劍龍笑嘻嘻、換着花道、這算什麼、我這禮物、可比花貴重得千萬倍、現在請你閉上眼、讓我獻出來、豔雲也拍着手嚷閉上眼、給你看好東西、紅葉想不出他倆葫蘆裏賣些什麼藥、索性翻身朝裏道、由你們去搗鬼、却聽身後有種極細碎的脚音、到了床前便不走了、紅葉猜是豔雲來開頑笑、便一個轉身、猛地眼前一亮、一個女郎、穿了件紅點白洋紗的旗袍兒、疏疏的劉海下、黑白分明的秋波、望住了自己、低低的喊顧先生、

另眼相看 大新綢緞局 購衣料有裁製必使你增進愛情

上海石路三馬路角
電話六三八四三號